

<<剑桥医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剑桥医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众的目光和专业的视角考察了2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中疾病、健康与医学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回溯了从古至今医学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重大事件，同时它也关注医学史上的发现和争论以及困扰医学进步的问题。

与一般医学史著作不同的是，本书对于疾病与治疗、医学科学与社会、病人与医生给予了同等重要的叙述，体现了医学史研究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现代风格。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对过去150年——现代医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广泛的论述。

全书贯穿着对医学履行的复杂社会功能的强调，关注正在转变中的病患的意义。

它将从希波克拉底誓词到今天的医学伦理学、从水蛭到激光外科等医学的发展，以及医患关系、基础和临床医学进步的性质、卫生保健是如何管理的等现代问题，放在历史的境遇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

本书对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权威的参考文献。

此外，本书附有医学史大事年表、人类主要疾病表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表，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剑桥医学史>>

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 (Roy Porter) 是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的医学社会史教授，曾在剑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医学史领域著述丰富，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社会的医生：托马斯·比多斯与启蒙时代晚期英格兰的医疗业》(1991)、《伦敦：社会史》(1994)、《人类最大的福利：人文医学史》(1997) 等。

不久还将出版一部关于启蒙时期英国的历史著作。

波特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18世纪的医学、精神病史和江湖医生的历史。

<<剑桥医学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疾病史 农业出现之前 农耕和疾病 新疾病的增长 疾病的孳生地：城市 疾病对新大陆的征服 非洲疾病对美洲大陆的侵袭 新大陆，新病原体 营养与死亡率的下降 新瘟疫——黄热病和霍乱 疾病和帝国主义 营养类疾病 现代社会的疾病 第二章 医学的起源 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巫医 古希腊医学 基督教的疾病观 阿拉伯的影响 拜占庭医学 黑暗时代的医学 大学医学的发展 第三章 疾病是什么 疾病和病痛 治疗和圣洁 基督教、疼痛和苦难 基督教的医学观 医学对疾病的定义 机械科学 躯体和内脏 科学与污秽 疾病的故事 病人的职责 替代医学 疾病是什么 第四章 初级保健 传统的病人需要什么 传统医生提供什么 现代医师的形成 新医学 技术与初级保健 怀疑主义与视病人为人的运动 初级保健场所的转变 正在变化的门诊属性 今天的初级保健与医学 第五章 医学科学 奠定解剖学基础 威廉·哈维和新科学 启蒙时代的生命理论 临床科学的起源 疾病的概念 医学成为科学 实验室医学 殖民时代的热带病医学 20世纪的医学突破 20世纪的临床科学 第六章 医院与外科 传统的外科 传统的医院 临床查房的开始 宗教护理团体 医院改革运动 外科地位的提高 临床医学的诞生 麻醉和防腐的时代 外科的黄金岁月 外科成为高技术 20世纪的医院 第七章 药物治疗与药物学的兴起 早期文明中的医药 希腊与罗马的药物 巴拉塞尔萨斯及其与权威的斗争 一种疾病一种药 海外的新药物 第一次临床试验 药物的化学基础 药物是如何工作的 药物学的时代 化学的副产品 细菌与化学治疗的开始 内分泌腺的作用 化学信息或电子信息 维生素 现代药物学的形成 抗病毒剂 癌症的化疗 制药工业的成长 它是否真的有效 不想要的结果 社会与药物 第八章 精神病 希腊的传统文化 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狂 理性时期对疯狂的认识 对疯狂者的禁闭 精神病的治疗方法 19世纪的疯人院博物馆 退化论和精神分裂症 现代心理医学 第九章 医学、社会和政府 医学机构与政治——概述 启蒙时代欧洲的医学市场 法国医学的革命 医学、工业与自由主义 科学与道德 帝国主义与社会福利 社会问题的科学解决办法 新型医学 经济 市民的医学（1920—1970） 战时医学 二战后的卫生服务 历史、未来 第十章 医学的未来 医学的允诺 测定基因组 新药物——通过设计而获得 单克隆抗体 外科——机器人与钥匙孔 胚胎组织移植 计算机在医学中的应用 为穷人带来的福利 富人的恐惧 逃避科学 更多的生殖难题 未来的研究 变化与适应 生命质量 补充医学 自我救助 普遍医学 附录 医学史大事年表 人类主要疾病表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表 注释 续读书目 医学人物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译后记

<<剑桥医学史>>

章节摘录

奠定解剖学基础：中世纪时，无论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还是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受过教育的医生们都是在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医疗实践的。而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僵化的教条，再加上受到新思潮——文艺复兴——一场新的修正旧教条和发现新真理的思想革命——的影响，激励人们寻求一种全新的生物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

人体系统解剖学研究对巩固医学的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雅典的医生认为人体是神圣的，并通过避免解剖死尸以示尊敬。因此，尽管希波克拉底学派和其后的盖仑学派对医学曾做出过许多贡献，他们在解剖学方面的认识却很肤浅。

类似身体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认为身体是属于上帝而非自己的）随后导致了罗马教廷宣布反对解剖死者。

平民百姓也对尸体解剖深感疑虑。

直至1832年解剖行为获得许可，在英国对解剖还是存在根深蒂固的敌意。

如果我们看一看威廉·伯克、威廉·海尔以及其他“掘尸人”臭名昭著的行为，就可以知道这种敌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上面提到的两个人在爱丁堡通过谋杀获得尸体，再卖给医学院供研究之用。

我们知道，坚实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对科学的医学至关重要，而它只有通过系统解剖才能得到发展。

在中世纪时期，教会对解剖的禁锢渐渐放松了。

14世纪中叶，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教皇批准验尸以寻找瘟疫的根源；但直到1537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才最终允许将实体解剖用于教学。

无论如何，从14世纪开始，解剖变得愈来愈普遍，尤其是在当时的科学研究中心意大利（见原书75页）。

早期的解剖演示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几乎成为一种景观，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示教——以便教授炫耀他的解剖技能。

由一名解剖者持刀操作，教授则身着长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从盖仑的著作中朗读相关章节，同时他的助手指向所提到的器官。

16世纪初期，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画了约750幅解剖图。

这些完全是在私人的范围内完成的，也许是保密的，因而对医学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医学上真正的突破是由维萨里的工作带来的。

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于1514年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药剂师的家庭，曾在巴黎、卢万和帕多瓦求学，1537年在帕多瓦取得医学学位后即成为那里的一名教授。

后来，他成为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及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宫廷御医。

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他的名著《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在巴塞尔印刷的这本图例精美的著作中，维萨里推崇观察，对盖仑学说中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认为盖仑的观点建立在对动物而非人的认识上。

他批评了那些描绘“迷网”的医生，因为这些医生只是在盖仑的著作中看到，但却从未真正在人体中见到那样的结构。

他也自责曾一度轻信了盖仑和其他解剖学家的说法。

维萨里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氛围，并把解剖学研究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这一稳定基础之上。

尽管他的著作没有惊人的发现，但却引发了一场思维策略的转换。

维萨里之后，对古老学说的盲目信奉已丧失了它们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后来的研究者决定把研究重点放在精确性、亲自直接的观察。

<<剑桥医学史>>

维萨里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承认：当时的首席外科医生巴累（Ambroise Pare）1564年出版他的经典外科学著作时，在关于解剖学的章节中就采用了维萨里的学说（见原书206页）。

维萨里的著作中有关于骨骼、肌肉、神经系统、内脏及血管的确切描述和图例。而他的后继者在更深、更细致的层次上发展了他的技术。

1561年，维萨里的学生，帕多瓦的解剖学教授法罗比斯（Fallopianus，即Gabriele Falloppio）出版了一部解剖学著作，阐明和修正了维萨里学说的部分内容。

洛比斯的研究发现包括人的颅骨、耳朵以及女性生殖器的结构。

他创用了“阴道”一词，并描述了阴蒂，首先画出了从卵巢到子宫的管道。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未能指出被后人称为法洛比斯管（即输卵管）的功能，直到两个世纪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卵子是由卵巢产生的，并经由这些管道到达子宫。

这足以说明早期的解剖学发展已经超过了生理学。

到16世纪末叶，维萨里解剖学已经成为解剖学研究的最佳方法。

另一位意大利的先锋人物欧斯塔修斯（Bartolommeo Eustachio）发现了咽鼓管（从喉到中耳）以及心脏的欧氏瓣，还仔细探查了肾脏及牙齿的解剖结构。

1603年，法洛比斯在帕多瓦学说的继承人法布里修斯（Fabricius ab Fabrizio）出版了一本关于静脉研究的著作，其中首次描述了静脉瓣，这在不久后给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以很大启发。

稍后不久，帕多瓦的阿塞利（Gasparo Aselli）开始集中研究肠系膜乳糜管，并证实其功能为运输来源于食物的乳糜。

这使关于胃的研究更多地开展起来；后来莱顿大学的希尔维厄斯（Franciscus Sylvius）归纳出关于消化过程的化学原理。

肾脏结构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

1670年，荷兰医生格拉夫（Regnier de Graaf）对人体的生殖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发现了女性卵巢的格拉夫氏卵泡（Graafian vesicles）。

就这样，维萨里的工作给人体器官的探索注入了原动力，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从总体来说对于结构的理解比对功能的理解更透彻。

无论如何，当时的观念和社会风气促使解剖学成为医学科学的基础。

附图（略）的说明：15世纪中叶，在印刷术发明和推广之前，解剖图谱相对较少且缺乏能重新制作的精确和标准，当然，也缺乏随着文艺复兴而出现的解剖学专门知识。

此图是一裸露的女体。

明显可见的不成熟及与中世纪后期相似的解剖图像不是由于艺术家缺乏描绘现实的技法，而是因为在中世纪晚期，图谱的功能不是描绘呈现在画家眼前的景象，而是代表视觉形式上的一般真理。

蹲坐的人，描绘前额和叉开的双腿，被用来显示疾病、创伤和黄道十二宫对部分身体的影响，与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目的是加强言语信息，指出学术上的药物疗法的标准结论。

这些图谱因保存到印刷时代的到来而得以流传，并被16世纪的外科学教科书用作为辅助教学的材料。

躯体上的文字标注了人体器官及其与大宇宙的关系。

<<剑桥医学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如西方认为已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战胜了极权主义一样，西方医学在医学领域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就。

《剑桥医学史》就是以突飞猛进的当代医学为背景，回溯了西方医学从古至今的演化历程，分析了当今医学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向。

它由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罗伊·波特教授等西方医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共同撰写，其深邃的洞见、生动的语言、丰富的信息与图片，不仅使本书具有权威性，也具有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剑桥医学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